



去留了8年的秀发。

之所以决定剪掉长发，是因为考虑到医疗一线每天都要洗澡消毒，头发太长不方便。春节期间理发店闭店休息护士长劳成了理发师。“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和基层党员，这是我的使命和担当，支援武汉，义不容辞。”刘文进笑着说。

一切为了患者，一切为了战胜疫情，李晓静对这句话有着切身体会。“我们是第二批过去的，当天到了以后，下午做了必要的培训，当晚就有护士进了病房值夜班。”

冬天的武汉温度很低，疫情之下，中央空调也不能启用，第一批值夜班的3个队员穿着防护服在病房工作了几个小时后，浑身出汗，但出完汗贴在身上，又是冰冰凉的，等到防护服脱下以后，整个人就像在冰箱里一样。

一开始，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力量特别紧缺，这一批护理团队中，有15名被统一安排进入第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补充护士力量，另外35名护士按照金银潭医院的要求，被分散划入10个科室。身为队长，李晓静的内心压力很大：“队员们分散在各个科室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。因为大家不能见面，我要求他们每天在微信群里报告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一听到队员咳嗽或者喉咙痛什么的，我浑身的神经就绷紧了。”

其实这不是李晓静第一次上战场，从上海开往武汉的列车出发后，她在朋友圈写道：“17年前，作为军人的我义不容辞奔赴小汤山，17年后，脱下军装的我义无反顾再次出征，只为那份初心：我是医务人员。”李晓静格外看重医务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作为队长，她必须要实现“50个人去50个人回”，一定要将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家。

由于长时间佩戴口罩、穿戴防护服，护士们脸上出现了口罩留下的印痕，严重的还出现了压疮和伤痕。李晓静关注到这一现象后，在微信上发出了物资求助的信息：我的团队需要水胶体敷料。不到7个小时，近300名退役军人捐赠了2000个医用敷料，有效地缓解了护士们口罩脸的问题。

由于防护要求，护士们还出现了“酒精手”的问题。护理队队员、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的护士吴玲玲第一天上岗时，主动要求加班，连续工作12个小时后双手却变得红肿，她说每接触一样东西就要洗手，每天超百次。为此，李晓静也第一时间联系了战友，很快，一批护手霜送到了医院，供医护人员使用。

患者生命的守护者

疫情早期，湖北很多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里，危重病人数量多，仁济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、呼吸科主治医师查琼芳进入金银潭医院病房第一天，写下了这样的感悟：“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病人都是重症患者，唯一的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而已。”

按照国家相关标准，ICU病房内的护士人数，要按照一张病床2.5-3名护士的要求来配备，比例比普通病房要求高很多，对护士资质、技术的要求也高很多。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向《新民周刊》介绍：“重症监护室内的病人通常都采取了气管插管的救治措施，这意味着病人完全卧床。这时病人所有的护理都依赖护士，包括饮食、大小便、气道管理，一刻都不能离人。另外，监护室病人病情都很重，护士还要随时监控ICU病房内各种监护设备的情况，要为患者进行补液等专业的操作，因此重症监护室护士的工作强度本身就很大，需要的人员数量比较多。”

李晓静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增援武汉的这批护理专业人员，来自上海市40家医院的呼吸科、感染科、重症科、内科等，基本都是骨干护士，虽然此次到武汉护理的都是传染病病人，但大家的能力很强，经过培训，很快都上手了。

上海市杨浦区牙病防治所蔡莹颖是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之一，她曾经在EICU（急诊重症监护室）、CCU（心内科监护病房）工作多年，又是红十字会注册救护师，回忆起刚到金

仁济医院的停车场上，两位即将出征的“武汉头”姑娘英姿飒爽，相互扎起马尾辫。

